



石黑一雄。

石黑一雄，从不四处张望

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凯

喜欢音乐的摇滚少年

谁也不会想到，这位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最初喜欢的竟是音乐，他的梦想是当一名摇滚歌手。

石黑一雄 1954 年生于日本长崎，1960 年，刚刚 6 岁的小石黑随着父母和姐姐搬到了英格兰南部小镇吉尔福德。石黑一雄的父亲石黑镇男是被供职的公司派往英国的，石黑回忆这段往事时说：“我的父母根本没有移民的打算，当时他们只想在英国呆一段时间就回去。”石黑原来也以为这不过是一次短暂的旅行，以至于出发时还带着学校里的日语课本，他万万没有料到，这一去就是几十年，当石黑一雄再次返回故土时，已人到中年。

少年石黑最喜欢的就是音乐，5 岁时就开始学习钢琴，后来还练过吉他，直到今天，石黑还弹得一手好吉他。爸爸从日本给石黑买了一台小型的索尼录音机，他如获至宝，试着从广播中录歌；13 岁那年，小石黑买了一张刚刚发行的《约翰·韦斯里·哈丁》，那是他第一张迪伦的唱片，许多年后，石黑一雄接受媒体采访，谈及这段儿时记忆时依然兴致勃勃：“鲍勃·迪伦是个杰出的作曲家，我一听就知道。有两件事我至今都引以为豪，一是辨别一段好歌词，一是辨别一部好的牛仔片。迪伦的歌词，我觉得是我第一次接触意识流或是超现实主义文本。然后我发现了莱昂纳德·科恩，他的歌词很讲究文学技巧，同时他还出版了两部小说和几部诗集。作为一个犹太人，他的意象是天主教徒式的，到处是圣人和玛利亚。他像是一个法国歌唱者，我认同音乐家常常是相当自负的：自己写歌，自己谱曲，自己编排。我觉得这一切都诱惑着我，催使我开始写歌。”

对科恩的崇拜让石黑一雄一度热衷创作歌曲，他对科恩的诗人气质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幻想着能像他那样创作出优美动人的乐曲。据石黑回忆，刚开始时他用很多华丽的辞藻创作歌词，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与生活的磨砺，更倾向用简单的旋律和语言来创作。石黑成名后，曾为爵士女歌手 Stacey Kent 作了一首《电车上的早餐》，歌中这样写道：

此刻，你身处这座城市，
似乎怀着一颗破碎的心，
不过当你到达的一瞬间，



石黑一雄与爵士女歌手 Stacey Kent 合影。

依旧期待梦想中的假日。
你曾在深夜哭泣到睡着，
但现在整夜无眠，
因为你需要醒着，
迎接第一缕晨光……

高中毕业后，留着长发的摇滚歌手石黑背起吉他走天涯，他曾在美国各地旅行，还做过乐队的打击乐手。期间，石黑一雄尝试着给许多唱片公司写歌，但寄出后大都杳无音信——石黑的音乐梦虽然没有实现，但他的音乐创作却为其后来的写作生涯埋下了伏笔。

音乐与文学其实是相通的，多年以后，石黑一雄的短篇小说集《小夜曲》出版，题目和其中的几个故事都与音乐相关——这大概是石黑儿时音乐梦想的延续吧？

文学之旅

石黑一雄的文学启蒙老师是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。

柯南道尔是英国著名推理小说作家，他创作的福尔摩斯系列探案故事深受读者喜爱，其笔下的福尔摩斯坐着大家熟悉的马车或火车，出没于伦敦的大雾之中。有趣的侦探小说让石黑感受到文学的魅力，他还模仿制作了一部“侦探作品”，正是柯南道尔的小说，让石黑一雄萌生了当一名作家的念头，后来他对媒体说：“（柯南道尔小说）让我意识到写故事是件轻松事，并且这种想法一直跟着我。我从未被‘编造故事’的想法唬住，因为当你在一个轻松的环境，人人都会觉得写作并没有那么难。”

1974 年，石黑一雄进入英国肯特大学学习英语和哲学，期间，他阅读了《简·爱》《战争与和平》《荒凉山庄》《傲慢与偏见》等大量经典文学作品，并成为陀思

妥耶夫斯基、契诃夫、狄更斯、奥斯汀、夏洛特·勃朗特等文学大师忠实的粉丝，为以后的写作之路打下了扎实基础。大学毕业后，石黑一雄进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读研究生，学习创意写作课程。这个课程的创建者是英国著名小说家、批评家和学者马尔科姆·布雷德伯里，学习期间，石黑一雄结识了英国最具独创性的女性主义作家安吉拉·卡特，她给了石黑许多有益的启发，是他文学旅途上的良师和益友。

1980 年代初，不到 30 岁的石黑一雄凭借长篇小说《远山淡影》一举成名，小说通过一名移居英国的日本女性对故土的回忆，反映了战争对日本和长崎带来的阴影和灾难。随后，石黑一雄相继出版了《浮世画家》《长日留痕》《无可慰藉》《上海孤儿》《别让我走》《被掩埋的巨人》等多部长篇小说和若干短篇小说，作品屡屡获奖，他也由此而与鲁西迪、奈保尔并称为“英国文坛移民三雄”。

然而石黑一雄的作品并没有显著的移民文学特点，他在英语环境中成长，虽然拥有日本和英国双重背景，但在文化意义上，却更接近于英国或者欧洲。石黑一雄最喜欢别人称呼他是国际作家，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都产生共鸣，而事实也正是如此。

石黑小说的语言风格简单、平淡、舒缓，这是其作品的一大特点，但也是最为人诟病之处。许多读者抱怨石黑一雄的语言不让人兴奋，类似的评价几乎伴随着他的每一部小说，以《别让我走》为例，其开篇即如此写道：“我的名字叫凯西·H，我今年 31 岁，我做护理员有 11 年多了。”貌似简单直白，其实却是返璞归真，如陈年老酿，愈品愈有味道。

石黑一雄对读者的抱怨心知肚明，他曾通过媒体表达自己的文学观点：“我写不出像马丁·艾米斯或者萨尔曼·拉什迪笔下那样充满活力的美妙句子。读驾驭文字能力高超作家的作品，当然也可以给我带来很大快感，但我只尊敬那些拥有强大的全局性眼光的作家。我喜欢可以创造其他有趣世界的作家。”

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萨拉·达尼乌斯在宣布石黑获奖时曾这样说：“石黑一雄不四处张望，他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美学宇宙。”

这无疑是对石黑极高的评价。

作品里的中国元素

多年以来，石黑一雄为读者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别具一格的文学世界，他的小说横跨英国、日本、中国等多国文化，其中的中国元素更是令人难以忘怀。

石黑的两部重要作品《上海孤儿》和《伯爵夫人》，不约而同将中国上海作为背景地。《上海孤儿》中讲述了一个在上海出生的英格兰侦探 1930 年代重返上海，去破解父母失踪之谜的故事，当年英国少年班克斯与父母在上海租界过着悠然、富足的生活，父母离奇失踪后，班克斯无奈返回英国。多年后，班克斯成为伦敦名噪一时的大侦探，他决心拨开岁月的尘埃，探寻父母失踪的真相。在这部小说中，石黑以欧亚大陆两端的伦敦和上海作为支点，作品虽然涉及鸦片贸易和中国抗战等沉重背景，但石黑一雄依然写出了美丽、纯真的人性之美。

《伯爵夫人》是石黑一雄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，讲述了 1930 年代的上海，一位双目失明的美国前外交官和一名流亡上海、以伴舞为生的白俄贵族女性之间的爱情故事。该片由中英两国联合拍摄，再现了当年真实的历史，引起了观众的共鸣。

拍摄《伯爵夫人》时还有一段小花絮，据说导演物色中国演员时，首先想到的就是能讲一口流利英语的英若诚老先生，电话打到英家，接电话的是英若诚之子英达，英达告诉导演父亲已经去世。后来英达代替父亲在片中扮演了一位金融家，剧组为此还专门将该角色的年龄从 60 多岁调整到 40 多岁。

随着石黑的获奖，相信这两部与中国有关的作品一定会受到国内读者和观众的热捧。☑



石黑一雄的《上海孤儿》，译林出版社出版。